

文字的灵光

WENZI DE LINGGUANG

温远辉◎著

灵感的碎片，诗意图述，风情万种，南国风长，皆在笔端流出。



文字的灵光

WENZI DE LINGGUANG

温远辉◎著

灵感的碎片，诗意的论述，风情万种，南国风长，皆在笔端流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字的灵光 / 温远辉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5. 9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ISBN 978 - 7 - 5468 - 0970 - 0

I. ①文… II. ①温…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②散文评论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②I207.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2226 号

文字的灵光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温远辉著

出版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刘仕杰

封面设计: 君阅书装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unhuangwenyi1958@163.com

本社博客(新浪): <http://blog.sina.com.cn/lujiangsenlin>

本社微博(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 - 8773084(编辑部) 0931 - 8773235(发行部)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 000

ISBN 978 - 7 - 5468 - 0970 - 0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生命在鲁院

李一鸣

鲁院，一个神奇的所在。一个小院，隐在十里堡；一座小楼，藏于芍药居。居于大都市，却没有豪华，缺乏轩敞。但在多少作家心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故乡般温暖。为她而来，跋涉千里；从此而去，频频回眸。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时间万水，空间千山，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情感美化、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鲁院，意味着单纯、纯粹、青春、美好，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文学栖居的远方。从与她结缘那天起，“鲁院”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情结”。回望，相忆，引颈，怅惘，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

在鲁院，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底蕴性打造，研究性学习，创新性研讨；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明晰的精神秉持，滚烫的心灵追求，深沉的文学担当；他们发愤着，孜孜不倦、兀兀穷年地阅读，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涵泳，博考经籍、摭华摘艳的覃思，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交心，且行且思、且珍且惜的实践，投身生活、扎根实际的体验，吟安一字、拈断数须的磨练；他们享受着，思与思的碰撞、诗与诗的交融、传统与现代的对接、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拒绝知识性傲慢，呈现平等性亲和，力行研究性对话，达致成长性提高。

在鲁院，他们阅读先人著作，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追远溯源，捕捉远古的回音；披览当下文丛，沉潜涵泳，如鱼在水，探寻未知的秘境；清夜独坐，一桌、一椅、一笔、一纸、一键盘、一屏幕，一腔心绪，一幅剪影……

在鲁院，他们步入精神世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

美在品位。一个人抛却物欲，远离浮躁，沉下心，稳住神，坐得住，学得进，写得沉，不论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还是烈焰炽炽、热风难耐，潜心攻读，养性修身，自是一种境界、一种修炼、一种品位。灯红酒绿，太醉；香车美女，太俗；追名逐利，太累；鸡毛蒜皮，太碎。只有读书写作，最好、最妙、最美！

美在享受。读书写作，拍案而起，击掌而坐，捧腹而笑，抚掌而哭，扪胸而问；为之歌、为之舞、为之泣、为之诉；找到自尊、自信、自强、自己；寻回真情、真意、真志、真理；使人生得其所、生活充实、生长快乐、生命美丽。书人默契，会心而悦，读书写作真好！

美在进向。书到用时方恨少，写到深处最有味。读自然，一朵花上见命运，蓬松白云有人生；读社会，红尘滚滚藏清明，关系交织蕴涵深；读人心，大海般喧腾，密根般纠结，一个针眼，穿过八级大风；读佳作，形象上入心，理论上入脑，全局上着眼，细微处体验，读出语言、读出情感，读出哲学，读出诗性。读书，可救急；写作，能救命！

于是，读书写作，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生活追求、生命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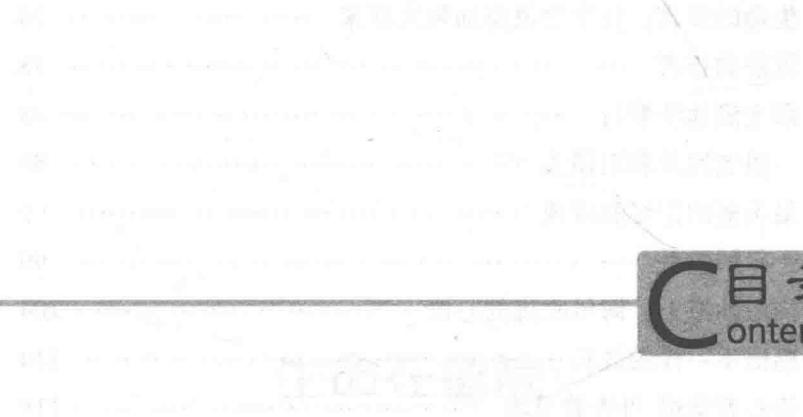
有一种力量，叫文学；

有一种美好，叫回忆；

有一种感动，叫青春；

有一种生命，在鲁院！

(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



C 目录 Contents

博尔赫斯：隐于时间的神秘暗号	1
朴素的美学	5
文学的力量	7
花神颂	9
河流与高山	11
赏石说	13
文化传播的陷阱	15
男人·足球·女人	18
集合规则	21
桃李园中自有蹊	23
火在冰上烧	25
“火海”逃生体验记	27
南国桃园有“慧眼”	29
面海横琴弄潮声	35
向着南方奔流	43
西游高明看月明	49
用心灵去观照风景	54
直击生存与自由超越	60
走近持掌天平的人	64
一部大颂我国当代高科	70

生命的宣言：让生之灵更加强大起来	74
沉静的智者	78
阳光满地浩歌行	83
一组老照片和旧镜头	88
最美丽的记忆和审视	92
十年的收获	99
洁白沙滩上，海风吹拂的心语	104
感悟不一样的成长	114
诗心若觉悟 丹青着灵境	118
永恒的记忆	125
镜头后面是明亮温润的眼睛	129
风情万种话西关	131
疍民之乡龙舟事散记	141
生存及诗性的世界	170
水墨江南藏寨：汶川三江乡印象	173
后记	195
跋	197

博尔赫斯：隐于时间的神秘暗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于1899年8月24日生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22岁在公共图书馆任职，直至退休；晚年失明；1986年逝世。他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如果你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每天下午都能在迈普大街994号六层楼上找到我。除非电梯坏了。”——这是老人的叮嘱。）

我第一次对博尔赫斯刻骨铭心，是因为读到这样的文字：“在那些岁月里，博尔赫斯的名字是秘密社团成员之间的联络暗号；他的一些信徒以阅读他的作品方式私下里对他表示崇拜。博尔赫斯是为作家写作的作家。”“暗号”，这是多么神秘的字眼！它里面包藏着多少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故事。它像清晨薄雾里的一声口哨，像若隐若现的路标，引领着我们走向目光无法企及的、幽晦的深远。走向想象辽远的疆域。一个词或一个比喻便足够了，它已足以使一个名字产生巨大的磁力，攫紧阅读者的目光，激活想象的兴奋点。能知道多少博尔赫斯的奇闻轶事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博尔赫斯”这名词如同按钮，随时可以启动我们想象的翅膀，让我们有了仰望蓝天的欲望和快乐。

博尔赫斯，我在心里一遍遍地抚摸这名字，感觉到了老博尔赫斯一遍遍抚摸他那古旧、光滑的木椅子扶手时的质感。博尔赫斯安详地坐在椅子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里，在四面书墙中间；淡金色的夕阳照着老人灰白的头发、宽阔洁亮的额头；他已收敛起

巨大的翅膀，坐在那里凝望着、思索着、等待着，像发黄胶片里凝固的剪影，像时间河流里静穆的磐石。“博尔赫斯”就意味着历险，一生的苦斗，坚忍和牢固的信念。它是象征，神秘的召唤，先知的启示。

事实上，博尔赫斯除了早年留学欧洲外，终生都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终身从事着图书馆管理工作，并不具有冒险家的传奇经历，虽然在1945年至1955年，庇隆执政期间，反独裁的他被独裁者褫夺了市立图书馆馆长的职务，被迫在市区菜场当了家禽卫生检查员，生活困顿，依靠朋友接济度日；虽然他晚年丧失视力；虽然他作品里的人物曾在潘帕斯草原漫游和在城市酒馆、小巷间落拓不羁地穿行；博尔赫斯是始终陷入寂寞和冷落的环境里，以书籍为伴，以著作作为侣。但是，不正是他散发出巨大的光环，影响了拉美文坛半个世纪，至今仍余波未止吗？是什么使他具有如此巨大的能力？是什么使他成为秘密团体之间的联络暗号，让无数灵魂在黑暗的时刻、危险的境地，仍记挂着他，传递着他，守护着他？他已成为坚持者共同的信物，尤如古代中国男人怀揣的玉珮，一种美好的信物，精神的标志。

里尔克曾言：“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意味着一切！”坚忍的博尔赫斯几十年如一日地守着经卷典籍，守着公共图书馆，守着他的祖国。博尔赫斯不是畏行的人，他的思想和睿智的目光，不停地穿越草原、亚马孙河、丛林、交叉小径的花园、街巷和迷宫；也穿越苦难、恐惧、噩梦和永恒，成为风中的灯，寓言和弓箭，最终成为“暗号”，被夜行人怀揣着，去赴生命里远方的约会。

博尔赫斯 = “暗号”，这是十分奇特的联系。在生命动荡的年代，它几乎是熟悉的、共同信念，一点一点聚集起温暖和希望。在心灵动荡的年代，它是坚持者的声音，从商品的红尘里穿透出来，聚集起都市里残存的文化信念，去感受那熟悉疏远了的氛围。

博尔赫斯，你隐在了时间里面，你隐进了物质深处，你的声音发自骨骼，在我们仰望和凝视时，它已击伤了这座城市和城市的故事。

（博尔赫斯192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

1935 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世界性丑闻》。一生作品计有诗集《面前的月亮》《圣马丁的手册》《老虎的黄金》《深沉的玫瑰》；小说集《交叉小径的花园》《虚构集》《阿莱夫》《布罗迪的报告》和《沙之书》。“我常做迷宫的噩梦，”老人如此自言自语，“我一直为事物所困惑。”

很奇怪的是，这位大师从不写中、长篇小说，他仅仅愿意操作短篇小说和 50 行以内的诗、更精短的散文。这种对形式的敏感无形中锻铸了他博思寡言的睿智形象，每个词都显出特别的重量，让人敬畏。

他的崇拜者帕斯是如此试图来述说对他的认识：“他的散文读起来像小说；他的小说是诗；他的诗歌又往往使人‘觉得像散文。沟通三者的桥梁是他的思想。’博尔赫斯具有少见的清晰思维能力，又具有关注现实的‘另一面’的诗人的想象力；对理性的虚幻的结构只能一笑置之。”这真是个难解的谜了。在我看来，博尔赫斯是个传统的作家，他是按照传统的文学样式进行创作。他巨大的幻想天性，使他习惯性地将中国、印度、阿拉伯、波斯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古代传说故事，变成他编造奇妙智力游戏的素材。我愿意将他的作品看作“拉美的《一千零一夜》”。奇妙的是，这些奇妙、幻想性的故事，无一不是在帮助他思索另外一些题目，诸如“时间”和“空间”“同一性和多个性”“循环往复”“永恒”等等具有两重性、多个性的概念，而他小说的真正内涵往往隐藏在这些概念的后面，引诱读者去破译。因此，他一会儿是朴素的，一会儿却变得奇崛起来。他写过一篇精奇的散文《博尔赫斯和我》，它告诉人们：博尔赫斯永远是另一个博尔赫斯，另一个博尔赫斯又可再分出一个博尔赫斯。作家的思索和语言的魅力永远无穷。

直至今日，我都想，博尔赫斯的光芒源自何处？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致词中说：“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过来。”难道说，这正是我们所共同需要的，共同的“暗号”吗？

博尔赫斯一生都在坚守着他的岗位，他挺立过来了。所以，他就是“暗号”。

“时间是构成我的物质。时间是一条从我这儿攫取东西的河，而我就是这条河。时间是一条消耗我生命的火，而我就是这团火。”这是老博尔赫斯的名言。时间怎么能够吞没他呢？而我念叨着这段话时，我已揣上了“暗号”；我走进了迷宫；我期待着赴约；我等候着那种神秘来聚集起温暖……

朴素的美学

董桥说：“山水花月本无情，情在看山看水看花看月心眼之中。”撷取一截瓜蔓和一苞初结的果实定格，其中却分明展露了一种美和一份发现者的惊喜，这极好的心眼，这好心眼不愁烦看平凡的物事，这样的不愁烦其实便是朴素的心眼。

关于瓜果生长的情节都是一袭的普通，多少被生活弄倦的眼睛能够凝注着它而明亮起来呢？唯有当情节被定格了，并衬上柔和的光，就像灵动的舞姿忽然被定格，被舞台的射灯笼罩着，这样的瞬间，美便绽放出来，流泻开来了。因为最朴素的审美属于经验，观赏者凝视的瞬间，心眼忽地明亮了，便清晰地看见熟悉且亲切的感觉，循瓜蔓行进着，来到最明亮处，在透出暖意的叶脉间舞蹈。看那卷须，盘曲着，蓄着生命的灵劲；瓜叶仿如染上了月晕，留下了岁月的斑痕；而初结的果实却含蓄，细白的绒毛轻轻地覆住娇嫩……这难道不是对普通的事物的朴素的记忆吗？

因此这样的叙述是关于经验而非关于虚构的：在乡村，五月的田垄散发着泥土和沤肥的气息，瓜棚豆架绿意盎然，间缀着的黄花白花和粉嘟嘟的骨朵，远远看时晃人眼，南风吹来，瓜叶摆宕着带给天地间更寂静的味儿，在一片夕照里，拄锄休憩，看见了无数的卷须伸在虚空里，便恍觉一丝丝的情愫被无数的手牵扯着走向高空、走向远方……而在城市，看惯了爬墙虎和忍冬藤粉饰性表演的眼睛，忽然在灰色、褐色的墙头，观见长长的青碧的瓜蔓，猛地觉得心头有电流袭过，不是因为有果

实可期待，而是听到乡音在冷冷地坠落，枯涩的双眼因此而濡湿……

朴素的力量是多么不讲道理地强大呵：在经验中，在审美的境界中，这样的感受多么强烈诱人——“我就会得到宁静，它徐徐下降，／从早晨的面纱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文学的力量

文学是虚弱的。面对战争和屠杀时，文学正如诗人西默斯·希内所说的，没能阻止过一辆坦克，也不能消止燃烧弹和毒气室的罪恶；在饥馑年代，四肢乏力、头晕眼花的饥民，眼前晃动的只有饱满诱人的谷粒和麦穗；而在当下的经济时代，文学也无法抵挡金钱的诱惑，在急剧膨胀的物欲面前，文学羸弱、苍白，像父亲的陈旧小货摊，被呼啸而过的时尚人群遗忘在故乡的村道旁。

文学已经回归。回归到文字城堡里的文学不再有昔日的光环，质朴、本色，它只承担文字的延伸功能、叙述的功能，只承担自身的初始意义，即文字与生命的契约。过去，文学曾带给一代又一代人“幻觉”——文学是更加真实的“真实”，通过它，人们满足了对社会和使命的解读，所谓智慧者的注解。在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文学的记录、反映、教化等功能，已被其他艺术门类取代。文学留下的，只能是独有之处，即对生命本质最幽微深处的领悟和叙说能力，对生命深处的打开能力。

文学就是生命的需要。说到底，文学就是对灵魂的抚慰，是对美德的喂养。人的生命系统是复杂的，不仅仅只有外在肉体的生长过程，还有内在的心灵的生长需要。不论贫富贵贱，还是顺逆困达，心灵永远渴望滋养，永远渴望穿越时空，去遨游和承接甘霖。心灵的甘霖是亘古一致的，那就是美好范畴里的东西：良知、责任、信义、道德、尊严、信仰和善、希望和勇气。

文学是文字的大学堂，里面有极大的学问。过去，传统的作家必须是博学通才的，他创作出的文学作品越具有百科全书的味道，便越优秀，每部作品都是呕心沥血的结果。脂砚斋评曹雪芹即是“滴泪为墨，研血成字”。显然，当今的文学已无力亦无需承受如此的重荷。文学一步一步退缩，最终回到生命的需要里，回到对精神的守护，回到心灵的层面上。就像海明威说的：“一位作家可比做一口井”，他只能向内深挖，只需要不断从内里涌出甘泉。

在当下，人们需要文学，正如需要植树造林一样。绿色森林保护生存的外在环境，文学则是人文的、人性的森林，保护人的心灵，保护人的天性和良知，并将美好的感受传承下去，荫庇后人。文学的作用很小，但文学的作用不会被遗忘和抛弃，因为，文学永远和文化的传承、文明的进步、精神家园的守望、心灵的飞翔和对存在的探索，永远密不可分。

正因为如此，虚弱的文学才变得有力量。才能成为任何一方水土上最宝贵的、最美丽的和最需要不断营造的风景。

花神颂

人类由愚昧走向文明，是因为懂得仰望星空，并且恪守心中的律令。今天，穹顶之下，有太多的雾霾，让我们呼吸维艰，生命遭受摧残。在今天，如果仰望不再浪漫，那么，我们何妨将目光收回，低低头，观照一下自己的心，察看一下自己的灵魂。

每个人的心都是一块田，所有人的心田都一样肥沃，都能够让奇迹生长，创造最美的风景。可是，人与人的心田，又是多么不一样啊！有的荒废了，有的甚至堆满了垃圾。当然，更多的心田是美好的，她们就像是一座一座的花园，四季繁花竞放，无边无际，成为花的海洋。

人类之所以高贵，是因为懂得创造艺术、使用艺术并享受艺术。诗歌，就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之一，它是用来歌吟美、善和爱。写诗的人，心田一定是花园；写诗的人，心田会变得格外高贵，因为充满了芬芳。写下一首诗，就是种下一棵树，打开一朵花；成为一个诗人，就意味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耕耘自己的心田，成为花农、花匠、花的使者。

而所有的女诗人，都因此而蜕变成为美丽高贵的花神。

今天是女性的节日，今天，在这座以花命名的城市里，女诗人们集合在一起，唱诵她们的诗歌，在穹顶之下，打开一朵一朵鲜花。这些花神，她们带来的花朵，注定要成为这座城市最妖娆之花。

生命之所以美丽，是因为从不放弃歌唱，从不放弃怒放。当我们抬头仰望时，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的目光，我们渴望天清气朗，希望星辰出现，希望霞光万丈；当我们低头回望心田，也没有什么能够遏制花

朵的开放。

我们无法播种天空，那么，我们就播种心田；我们无法打扫天空，就让我们打扫自己的灵魂，删繁就简，去芜存菁吧。

诗歌来到我们中间，花神就也来到我们中间。

谁心田盛开美丽的花朵，谁就是妍丽的花神！

相信吧，明天的万丈霞光，将穿透云层，洒满大地，温暖生命，灿烂繁花！

